

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

古迹 览胜

## 万军山游记

张哲明

农历十月初一，秋去冬来的季节，天高云淡。与好友单利军回故乡迁安，游览万军山。万军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史前文明遗址。本来就是满怀敬仰之心而来，果真看到了独特而悠远的文脉与风光。

此地的地理方位在迁安市东北17公里的杨各庄镇。正西约215公里是北京市，正东约85公里是秦皇岛市。正南偏西约80公里是唐山市，大秦铁路从此地南一公里处穿过。

万军山山不在高，风景独秀。原来它是三条大河相聚的一处高台地，面积有30000平方米，西边由迁安燕山冷口下来一条沙河，东边是由卢龙县西部山口下来的青龙河，两河在万军山东侧交汇合流，然后径自向南，成为滦河一大支流。

台地由南到北呈卧虎之形，虎头在北，于是山水呼应构成了虎踞龙盘的风水态势。走到台地西南角下，先看到了一块石碑标志，上写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军山遗址。下方标注：国务院2013年3月5日公布。

我们一行五人加快脚步，趋行近百米，到了制高点。登高四顾，真是好一派美丽风光。三水透迤来到脚下。时令即是残秋，原野上的树叶已落，玉米已收走，高秆立在地里。河边的树木却还郁郁葱葱，沿河谷，以绿色写成了一个“Y”字。秋水已入河床却又清又亮。水中意外见到一群灰色的野鸭和红红的鸳鸯。水凉了，却也在缕缕行地地游，人去不惊。

这么好的生态，对蜗居在城里的我们，真是久违了。真有一种走近高台而要大喊一声的冲动。随着莫名的兴奋，凭高远望，秀野开阔，山水透迤，错落村庄人家。不由得追思起远古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祖先。

十五年前，河北省文物局的考古队认定：远古的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这儿。当时，他们打出了两个探方往下挖，年代由近及远，分别在辽金元、秦汉、商周文化层之下，发



现了新石器文化层(石器、陶器)。按照考古的专业规定，那就是距今6000多年前了。

先民们顺着燕山峡谷河流，结伴成群而来，出山口到此河水交汇处定居下来。刀耕火种，采集渔猎，躲过了多少天风海雨，战胜了多少洪水猛兽，才使部落在这高台地上得以安身。又经过了漫长的时光，再尝试着顺流而下，到了滦州、开平、丰南、滦南、乐亭，繁衍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滦河儿女，为滦河人类文明史留下了千古足印。

万军山最高处，巍然屹立着一尊大佛。这样的地理环境，立刻让我想起了乐山大佛，那是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交汇，这里是沙

河、青龙河、滦河三水交汇，一样的矮山高地，一样的山水相依，一样的大自然美景衬托的信仰与人文。

这尊大佛用红砂岩雕造而成，通高2.85米，立于仰莲上，着胡服，曹衣出水，秀骨清像。衣纹也有我国早期佛像受犍陀罗造像影响的痕迹。大佛左右两侧各刻一小佛，佛龛高0.58米，与大佛同在一个大背光上，因而谓之三世佛。

大佛雕造的年代，是东晋的五胡十六国时期，距今已有1700年，经过历史沧桑、风雨剥蚀而保存下来，真是一个奇迹！

2008年，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温玉成曾应河北省文物局之邀专门来考察。他说，这是

中国最早的野外大型佛造像，比甘肃炳灵寺169号窟6号龕的同类造像还早90年以上。

我们一行人走到大佛前，不作高声，静静地观看，静静地想。我想到：开凿乐山大佛，皆因三江水湍急，行船到那儿，常出灾难，海通法师发愿而凿山成佛，以减杀水势，普度众生。而这里，古人为什么把一尊大佛置于这野外遗址的高地上呢？这一带的老百姓为什么有这么久远持续的崇拜呢？

我提问给结伴而来的单利军，他回答说：“祈福免灾，护佑一方百姓！”他接着解释说：“我们这儿古来征战，方圆几里的村庄名字，有万军村(在台地南端)、武家庄、军屯、洗甲河、晒甲山、卸甲庄、尚武旗、射雁庄，都跟打仗有关。”

呀，我蓦地觉得，他一语“道破天机”！

迁安古代叫令支，史书载汉代以来九易其名。辽史载：辽代时，由于战事，“令支县地久废，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。”历史上辽代的“安喜”，元明以来的“迁安”不都是祈求平安吗？后来也是战事不断，烽烟鼓角。清代随康熙皇帝东巡的大才子纳兰性德，也曾写诗记述此地：“旧时遗戍地，今日种瓜田。”有一次，他行军到这一带，在滦河边生了病，写下了“曾记年年三月病，而今病向深秋。卢龙风景白头，药炉烟里，支枕听河流”(迁安古属卢龙县地)的凄苦军旅诗。

古代的战事，生灵涂炭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兵火连天中，祈求佛祖保佑，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，而且，把大佛与万军山的祖先安置在一起，两相保佑，对于一方百姓也应该是更加可信吧。

大佛右手掌心向外，施“无畏印”，含义是救济众生的大慈心愿。令人安心平静，全然无畏无惧。那是对百姓所求的回应吗？

正要下山时，忽一阵大雁声掠空而过，抬头寻声，雁阵已向南飞去。



## 妹妹

张琪

1957年出生的妹妹从小就心眼多，六岁时从父母身边过，不小心背心里掉了五毛钱，可让家里人震撼了，父母狠狠地教育了她。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她诸多的不是：大人还未分发给我们的饼干，她私自拆包享用了；酸菜缸里的菜心被她早早吃掉，甚至鸡刚下的蛋也被她生喝了……记得姥姥六十六岁那年，阴历六月六，妈妈包了六十六个特别小的饺子，姥姥头一次独享，根本也没有让我们吃的意思，剩下的还数了数，嘱咐我们别动。但是在晚饭后发现还是让妹妹偷偷地干掉了几个。那个贫穷的年代，让她拥有了许多自爱的理由。

后来妹妹也为自己申辩过：“那么穷的年代，有吃的不给，让小孩子看着饿，还怪孩子？”妹妹在学校，年级中第一个入团，是唯一的校团委学生委员。工作后她先当了科长又当了厂长，很忙。爸爸妈妈说：“这有点儿不正常，她怎么能出息呢？说话不管不顾的，办事愣头愣脑的。”我知道她随和，热情，写一笔很漂亮的字。尤其是，妹妹长得特有人缘，那种气势，气质，不是别人能学来的。

三位老人在一起生活，相继又得了病。我在外省工作，一点忙也帮不上，哥哥弟弟常回去，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
妹妹就不一样了，本来在宾馆开会，中午会议餐，她却顾不得吃饭，急急忙忙赶回家帮老人干完活再回去。如果因为时间紧回不去，她想方设法找到后厨，学点做菜的手艺，回来为老人换口味。那时每星期公休一天，妹妹回家就洗涮打扫，然后包饺子擀面条塞满冰箱，让老人们一个礼拜都享受法定的老人们每星期洗澡，她总是累得满头大汗，天黑了才背上一大包要洗的衣物回她的小家吃饭。妈妈总说：“不用洗那么勤，挺干净的。”妹妹说：“下星期我可能不来。”妈妈曾对我说：“也心疼她，够累的。她就是下刀子也会来。”

妹妹也说她是受累的命运，经常是家里正需要人的时候她毫无准备地就进了门。例如：姥姥摔破了头，妈妈崴了脚，爸爸犯了冠心病，或者正好是单位给家送煤来……总之不用事先打招呼，妹妹总能及时赶到。

妹妹领导她说有一个出国两年的机会，可以带家属，她欣喜万分。后来还是推辞了，姥姥九十岁了，她不忍离开。以后又有一次提拔的机会，妹妹说，实在没有精力再担当重任了，离父母家近点儿就再好不过了。她被我们这个家拖累的，放弃了很多宝贵的机会。

我和弟弟都在继续学习的时候，妈妈劝妹妹：“你看，他们都学习，你也再深造点吧？”妹妹说：“不会干活儿的就多多用脑子，我反正就是干活儿的料，我要是也学习了，谁给你们干活儿呢？”

有十年时间妹妹最累，即使我回去，也觉得插不上手。妈妈说妹妹干活又利索又勤快，不如让我一边儿待着吧。父亲闹病时，解不下大便，妹妹忙完工作，回来戴上手套给爸爸往外抠，同时问爸爸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姐帮您呢？”爸爸说：“你姐身体不好，再说她没有你会干。”

三位老人都过世了，妹妹才开始重视自己的家庭。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体会，是妹妹的付出，让我们都能安心工作，投入自己的家庭。妹妹在孩子身上几乎没操过心，孩子只上了个大专，扔到人堆里一点也显不出来。有时我们也埋怨妹妹没有培养好孩子，但是话没出口我们就嘴软了，没有她在父母身边尽孝，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差。好在妹妹的孩子更懂得孝顺，有母亲做表率，孩子再好又能差哪去？妹妹说：“也行吧，啥叫出息，大部分人家的孩子都这样嘛。工作踏踏实实，不让人操心就行了。”妹妹这样的说法，如果三位老人还活着，一定又认为妹妹不求进取。他们心目中的妹妹是误打误撞，碰巧混了个一路顺风。

妹妹也常抱怨，记得她出差时来我家，手捏着指头对姐夫诉苦：姥姥喜欢哥哥(大拇指)，爸爸喜欢姐姐(食指)，妈妈喜欢弟弟(无名指)，就我呀(握着中指)，使劲晃荡着，没人喜欢没人爱！

一位阿姨曾感叹地对我说：“谁也赶不上你父母，年轻时日子过得好好，老了老了儿女又孝顺，咱们这几千八百户就属你家好了。”听着夸奖的话，我心中有些惭愧，我们三个加起来也不如妹妹一人做得多。

妹妹不仅受累，还命苦，当我们这个大家再没有什么事要她出力时，她先得了糖尿病，不久又得了乳腺癌。妹妹说：“我这么伺候爸妈，他们怎么不好好保佑我呢？”听到这样的话，我都想哭。我们兄妹都很揪心，我们不会忘记妹妹为父母做的一切，不会忘记她为我们的分担，我们为她焦虑，我们三家都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回报妹妹，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。

好在妹妹的病并无大碍，前不久我去看她，她的身体心理状态都很好。她说，亲人们在她为儿子买房时，都无偿援助，令她很感动，当时为父母做事就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孝心，却得到大家这么贵重的回报。看到妹妹这么高兴，我终于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妹妹的苦该结束了，但愿她于心底的生活平平安安。

## 老屋

刘超



老家的房子已经旧了，它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盖的，算起来已经快40年了。

记得那时父母为了盖房子，准备了很多物料，买来的砖和木头堆满了院子，工期似乎也有些长，建房的工人在我家院子里进进出出持续很久。当时，正值盛夏，夜里的院子仍旧灯光通明，招来了很多碧绿的蚂蚱和翅膀硕大的蛾子，我和妹妹在砖石瓦块间追着、逮着。那时候年龄小，大人们为了盖房担忧着资金和工期，而我们姐妹俩是从不会为此劳心的，倒是因为多了一个满是昆虫的乐园而开心不已。

当时父亲正在一个建筑承包队，盖厂房，也盖民房。自家建房时，用的材料和建筑格局都称得上是当时的农村最时髦的，水磨石的地板直到现在仍旧比瓷砖还要亮堂。父亲又要好，房子建成后，四外八庄的人看了都啧啧称羨。在那间房子里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，直到初中时搬到了城里。后来，父亲母亲偶尔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，再返回城里居住。回到城里后，老家的屋子因为没有人照管，反复经历夏季的潮热和冬季积雪的摧残，在时光流逝中渐渐变老了。尤其是近几年，周边的房子有很多都翻新了，曾经门前的庄稼地也被一排排新房所取代，我家的老屋更显露出岁月变迁的痕迹，透着沧桑。

前年，父亲让我姨家表哥把房顶、内壁都装上了插板，妹妹又找人重新定制了大床铺和家具，老屋的内部焕然一新。从此后，再回老家，大人、孩子十来个人都可以“窝”在床铺上，

一起嗑着瓜子聊家常，晚上睡觉时就像又回到了小时候，大炕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个小脑瓜。

父亲把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花。到了夏天，院里院外就会开满了五颜六色的格桑花和虞美人，引得路过的人和蝴蝶、蜜蜂一起驻足流连。经常有人敲开门，走进来和父亲讨一些花籽，几年的工夫，隔壁几个村子的路边、村民家里都开满了清丽的格桑花。

各种花占据了老屋房前屋后的空间，母亲连种菜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在据理力争后，母亲终于和父亲“划定疆域”：屋前归父亲，种花；屋后归母亲，种菜。从此，从老家回来，我和妹妹回城时，车后备箱里就会装满春天的韭菜、菠菜，夏季的黄瓜、西红柿，秋季的豆角、茄子、辣椒，直到冬天绿油油的大白菜。每次返城前，母亲总会乐呵呵地去屋后菜畦里，采摘各种青菜，割完韭菜还会坐着小马扎一根根地择好，最后，边骄傲地说着“这才是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”，边手忙脚乱地帮我们装到车里。住在老家的夜晚，我最喜欢站在屋前，仰望着夜空，看和城里比起来显得更亮上几分的月亮和星星。

其实，老屋真的有些老了。比起城里水泥、钢筋浇筑的房子，木质的椽子和檩做成的房顶总会有些漏风。虽然每次回家，我和妹妹都会把老屋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但只要睡一觉醒来，我总会不停地打喷嚏。也许是老屋里的粉尘让我过敏吧，反正我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的原

因，回老家住，就成了我需要冒着涕泪横流风险的一种“甜蜜期待”，经常被一起回老家的妹妹调侃和嫌弃。

叔叔家在我们隔壁。他家的老屋更老，是爷爷从小就生活的房子。爷爷奶奶生前大部分时间都和叔叔一家一起住。老屋是冀东农村常见的三间房，东西两个小房间，中间是当屋，当屋有灶台、风箱、水缸，还有粮食口袋。小时候，我一般都会住在十几里外的姥姥家，回家时，经常和爷爷奶奶住在叔叔家的东屋。爷爷奶奶的房间陈设比较简单，南面的炕占了大一部分空间，北面靠墙是一个长方形的衣柜，上面放着几个玻璃镜的相框和镜子、梳子等杂物。相框里是家人、亲戚的照片，多数都是黑白的，有的也会被照相馆后期涂上艳丽的色彩，看上去不伦不类，略显突兀。窗户是木质的，方方正正的框子，中间分成若干份小方格，覆着一层塑料布，打开时，需要挂到房梁上垂下的那条绳子上，透明度不高，显得房间很是昏暗。爷爷过世后，奶奶还一直生活在那里。我母亲照顾她时，母亲也会陪她住在那间老屋里。后来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腰腿疼、气喘、头疼折磨着她，她的身体和精神也逐渐衰弱下去。

衰老的奶奶和老屋都忍受着岁月流逝的侵袭，不言不语地对抗着岁月，相互依存，就像两个相伴着走过一段时光的老友。前些年，叔叔把老屋翻盖了，他想让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暮年住上宽敞的新房子。他只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独子，孩子已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小村子生活，他和老伴也终究会投奔儿子，老房子已无翻盖的必要。但他仍花费了大半生的积蓄，重新盖起了新房。新房还没有完全晾干，奶奶就搬了进去。住进宽敞明亮的新

房子，奶奶很是舒心 and 满足。再回老家时，姑姑们和我都会陪着奶奶一起住。在宽敞的土炕上，我们支起小桌子，陪奶奶吃完饭，再撤掉餐具，拿出麻将，两个姑姑、我、妹妹、堂弟、母亲、婶婶，谁若有空，就四个人围坐起来打麻将。打麻将的人叽叽喳喳地笑着闹着，奶奶在身边看着我们，也笑着，连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许多。多年后，姑姑和我一起回老家，我们仍会坐到炕上打麻将，但身边已经没有了看我们嬉笑打闹的奶奶。有时，转过身，看着奶奶曾经躺过的那片空荡荡的土炕，我的眼泪“刷”的就会流下来。

现在的我，回到老家，总会看到村里还有很多熟悉的老房子，有的是小时候我们曾经凑到一起住的小伙伴家，有的是本家的叔叔伯伯家。在秋雨冬雪中，饱经风霜的老屋依旧沉默着，守护着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。那位生前走街串户算命的盲人的老屋已经坍塌了，黑乎乎的朽木和碎砖毫无声息地散落着。也许，路过的人们会陡然想起，有一个和他们毫不相干的可怜的人曾经也在这世上生活过。

父亲经常和我们说，村里已经有很多空出来的老屋了，掰着手指数，每一条街道住的人都寥寥无几，年轻人几乎都搬到了城里，留守村里的老人居多，过几年也许有的街道连一个人都不会再有了。是啊，社会在发展，村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，而村子却慢慢变得干瘪了，只是多了很多空空荡荡的老屋。这些老屋依旧不言不语，不离不弃，坚守着这片故土。

曾经，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无数欢笑、悲伤、幸福、难过和梦想的老屋，我们还回得去吗？

